

第七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心得報告

丘文豪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本次有幸獲選參加第七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於八月中赴湖北武漢參加為期 13 天的研習。老實說在出發前半個月，我便因緊湊的課程、遙遠的田野調查移動、沉重的課前閱讀資料，以及「火爐」武漢著名的悶熱天氣而感到後悔。直到出發當天仍抱持著些微抗拒的態度展開旅程，然而沒想到這十幾天的經驗卻讓我一點也不後悔報名。

首先以我本身關心的「思想史」而言，第一場便由本次研習課程中最涉及明清思想的王汎森老師主講之〈明清兩湖一帶的思想活動〉展開，不得不說是我的運氣。雖然主講人所論偏重於地區學風的差異，但也在我心中埋下了此後幾天一直思考的問題——既然到了湖北，是否能試著從地方、社會組織結構的角度，去理解梁啟超：「為何湖北為交通最便之區，而學者無聞？」這一提問。因此中間幾天的田野調查，雖然所參訪之地、所讀之碑皆與所謂思想史關聯不大，但其中展現湖北地方上的儒佛道混雜、人群流動性、商人文化等等均暗示筆者可以進一步與思想史議題一併思考。之後楊國安老師主講之〈「江西填湖廣」：明清湖北移民、生計與宗族發展〉以及附上的兩篇論鄂東南地區人群組織方式的論文，雖是屬於社會史，但其中提及當地秩序是以宗族維持，而此地宗族血緣性特別強，其組織也較為穩定，或許便可以嘗試於當地特殊的人群組織形式來思考其特殊學風的產生。

除了以社會組織思考思想史議題外，在田野過程中，也感受到編選田野教材的徐斌老師立意所在。其中之一便是由於湖北特殊的地理樣貌，因此必須從過去以「陸地」的角度改以「水上」對社會進行理解，如此則能更多的理解明清湖北之「流動性」。本次研習中，鄭振滿老師便點明流動性為明清時期的特徵，湖北地區的人才、物資更是透過河流大量流動。而實際參訪山陝會館、鄭公祠的碑刻、元佑宮的碑銘與鐘鼎銘文，便可見到人們以商會、宗教、軍隊等形式的大量流動。在武當山時，雖然受限於時間因素無法實際觀看若干重要碑刻，但課前資料以及路上的碑刻，以及身體力行的進行「進香」，也讓我稍稍能體會當時人群「流動」的狀況。在田野之外，由於我過去較為熟悉鄭振滿老師等人針對華南地區的研究，然與鄭老師同天講演的楊國安老師以湖北為例，所展現的地方社會便有不同的樣貌，其中「血緣」為當地宗族特別重要的要素，正可與由華南田野個案產生的結論進行比較。課程與田野的體會與經驗真的太多了，若一一說明難免冗雜，故先

到此為止。

此次研習更重要的則是講師、導師、學員間的緊密相處與討論。上述一些關於思想史、社會史的思考，在研習中得以與幾位老師私下討論，這絕對平時難得的經驗；而在分組討論的過程中，由徐斌老師帶著大家一步一步以閱讀史料、田野觀察為基礎，逐步建立出自己的「故事」；再藉由整體的討論分享、攻防，進行思維、邏輯的練習，這也能讓學員們功力大增。此外，來自各地、各領域的學員之間私下的閒聊、交流，更是一個增添知識、擴展視野，打開心胸的大好機會。藉由與學員的自我介紹，也逼迫我更細緻的想清楚自己關心的議題究竟為何；而與其他領域學者論及自身領域時，也迫使我發現有些過去以為自己已經理解的概念、理論，其實仍是似懂非懂，無法清晰解釋讓他人明白。我想這同時也讓我必須重新將自身所學、自身之關懷重新問題化的契機。

總體而言，我認為此次最大的收穫便是跳出自身領域，增加思考的維度，並回過頭來審視自己是什麼，接下來又必須要做什麼。王鴻泰老師在閉幕時要大家想想自己現在與出發前有何不同？雖然感到這個「不同」還是模模糊糊，但我想這次的研習在我未來的人生發展中一定有著決定性的地位。